讀書記疑

白田先生篤志經史譔述甚富讀書記疑十六卷乃其隨筆劄記之書也凡九經諸子之義蘊歷代史傳之事實唐宋諸大家詩文之得失古今音韻之變更有所見輒記之區其類而錄之實事求是細入無間而三禮之學尤爲精邃故於學制之異同樂章之沿革以及喪紀之等差衾冒之制度歷歷言之如示諸掌兩漢宗廟之禮畧見韋元成傳莫得其詳先生探賾索隱因端竟委爲兩漢廟制存其大畧以補班范之所未備昌黎云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先生有焉名曰記疑實所以祛千載之疑也其族元孫補帆中丞刻之於閩中因原書漫漶寄樾校定并屬弁言於簡端樾之譾陋何足序先生之書哉昔袁桷序困學紀聞以揚雄氏法言爲比何義門先生譏其不類若以先生此書

比𣸣儀王氏之書庶幾其類乎先生訓子詩有曰讀書考古其益無窮此書之作正其讀書考古而有得者今補帆刻以行世推先生所得之益以益後人其益更無窮矣樾幸與校讐之役卒業是編輒撮舉大旨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覽者勿以爲僭同治十有一年九月後學德清俞樾

讀書記疑目錄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讀書記疑卷之一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周易

漢書藝文志秦燔書而易爲卜筮之事傳者不絕儒林傳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是易固全書未嘗缺也至王充論衡始云孝宣皇帝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此劉歆班固所未言恐傳聞之誤易正義陸氏釋文皆不載其說隋經籍志云秦後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葢本王充之誤而說卦三篇又與充不同抑不知其所據矣馬貴與文獻通考序易本隋志語而不考其誤當以漢志正之

秦焚書易以卜筮獨存漢興諸儒傳授不絕宜其完整異

於諸經而以今考之則固不然伏羲畫八卦見於繫辭其益爲六十四卦史遷以爲文王而據周官三易經卦皆八其別有六十四則已傳自夏商非始於文王也卦爻之辭舊以爲文王所繫而爻辭所稱多文王後事故以爲周公凡此兩漢諸儒皆無相傳確說後人各以意推言之耳繫辭中頗有疑義序卦雜卦尤難曉解自費直鄭康成以後篇第更復淆亂其與焚而復出之經固無以大異也施孟梁邱諸易今不可見王韓之注於象數愈闊畧其使商瞿以來相傳之旨不大白於後世漢魏諸儒皆與有責焉耳春秋傳其言以周易筮之者所舉皆今象爻之辭其他繇辭有不盡出於周易者然未嘗指言以連山筮之以歸藏筮之也連山歸藏其名見於周官而春秋內外傳則無之

洪範言卜筮最詳則商以上固自有書但後周易傳而前此之易遂不可考耳

乾上乾下等目不知何人所題正義釋文集解皆無注獨本義詳註之而亦未言出於何人也臨川言此羲皇乾上乾下之卦則似以爲羲皇之所題矣

鄱陽董氏云卦畫下所書上下兩體卦名始於費氏分注大象傳之上不與經連至鄭氏移置各卦六畫之下朱子本義因之按今註疏本止註上下兩體不云何人所注董氏說不知從何得之俟攷

正義以來皆謂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子彖辭象辭繫辭文言自漢上朱氏始疑其誤東萊呂氏復古周易乃以卦下之辭爲彖爻下之辭爲象而孔子所作皆依王肅本加

傳字其繫辭則通指卦爻所繫之辭而文言指經文之言亦猶繫辭之義但異其名耳晁以道呂汲公雖復古易而其名仍王弼之舊呂氏乃盡正之大全俱削不載於文言中彖後僅載數語又誤以爲陸氏德明語其疎繆如此

周公繫爻辭若初九九二等不知亦周公所名否本義用九註云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則似非周公所名矣大抵此類皆不可考本義亦概言之未能以決也

十二月消息之卦乾坤不言而於泰否剝復夬姤臨遯大壯言之至觀則別爲一義是文王之自變其例也爻辭泰否剝最爲分明復夬姤則雜言之至臨遯大壯則一以卦名言之而不取消長之義是周公之自變其例也故曰易不可爲典要

五陽一陰之卦以陰爲主五陰一陽之卦以陽爲主復師謙豫比剝此以一陽爲主也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此以一陰爲主也彖傳惟於同人小畜大有言之蓋舉其例而彖辭於謙於豫於同人於履於小畜皆不取此義爻辭於謙於履於大有亦不盡取此義此所謂不可爲典要也同人大有小畜皆以一陰而統五陽故彖傳特明之若夬姤則不待言而履之三又不能以有衆陽蓋非特舉其例矣至陽則自爲陰之主師曰以衆正比曰下順從而不特言之聖人之貴陽而賤陰如此

卦以反對爲次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無反對各以陰陽相對爲次是亦反對之義也邵子三十六宮蓋以反對二十八卦與此八卦並言之其實卽六十四卦耳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而發明至理各有不同如姤歸妹彖辭皆不善而彖傳於姤則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於歸妹則曰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若此者豈可以孔子之說爲卽文王之說又豈可以文王之說遂非孔子之說乎

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而爻辭有與彖辭不同者臨以二陽臨四陰取義而爻辭於上四爻亦皆云臨遯以二陰浸長取義而初爻辭亦云遯咸彖取女吉而六爻無取女之義漸彖女歸吉而六爻無女歸之義履彖不咥人而六三則云咥人小畜彖密雲不雨而上九則云既雨其不同往往若此彖象傳文言皆以解釋彖爻之辭而亦有與彖爻不同者乾坤元亨利貞與諸卦一例而彖傳文言以四

德釋之姤歸妹彖辭無好語而彖傳俱與彖辭不合

坤六三无成有終本言始无成而後有終文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別發一義又師上六小人勿用本言小人不可用此爻與小人弗克同而象傳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亦別發一義恆九五婦人吉夫子凶本言夫子遇此則凶而象傳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亦別發一義蓋大指相承不可移易而語句間時別取一義以相發明自不相妨而亦不必牽合也

卦名間亦有與卦辭不同者如蒙當指蒙者而卦辭則主發蒙者蠱當爲亂極而卦辭則云元亨歸妹非有不善而卦辭征凶无攸利損下益上則爲損損上益下則爲益而卦辭所云不主此義是卦名卦辭非一人之作也正義論

重卦王輔嗣等以爲伏羲至卦名不言何人疑亦是伏羲也臨川吳氏謂伏羲重卦未有名文王始名之此以意言不可爲據

繫辭曰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周公所以與文王異也又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孔子所以與文王周公異也孔子蓋已自發其例矣

大全凡例王弼只註六十四卦繫辭說卦序卦雜卦門人韓伯註按韓伯字康伯東晉人其云門人誤也正義謂康伯親受業於王弼後來皆承其誤

易序非程子作也其云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分理與道爲二與程子語不類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意雖無誤語卻疎矣至云未形未見者不可以

名求尤爲乖剌與易傳序迥然各別斷斷非程子作也上下篇義亦非程子作俱不載伊川文集後人妄增入之元鄱陽董氏又以此二篇載於易傳之前明初大全因而不改貽誤後學不可不辨

朱子年譜易本義成於淳熙丁酉啓蒙成於淳熙丙午相距凡十年按本義繫辭上傳第九章注云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第十一章注云詳見序例啓蒙又云河圖洛書詳見啓蒙則本義後有修改其成書當在啓蒙之後矣李氏性傳序易本義啓蒙成於乙巳丙午之間當據以正年譜之誤至帝出乎震以下本義云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而啓蒙引邵子說又自爲之說則甚詳震一索巽一索等本義云揲蓍以求爻而啓蒙云坤求於乾乾求於坤其不

同如此豈說卦仍舊本未及改耶抑別有說耶語錄以揲蓍之說爲未然而云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則又與啓蒙不同卦位之說文集語錄多以爲不可曉疑朱子於此亦有未盡洽於心者故於本義不及改也

本義成書在啓蒙之後文集可考答鄭仲禮云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嘗有一書名曰啓蒙答趙崇憲云鄙說當時艸艸抄出疎畧未成文字答劉君房云此本義啓蒙之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賸語答孫自修云易傳初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其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

得一本不敢遠寄此書未有僞學之禁等語當在慶元乙卯丁巳後但不云本義而云易傳此不可曉或傳本誤耳據此則本義修改直至暮年方成年譜以竊出模印時言之固誤而李序云成於乙巳丙午之間亦未爲得也成書歲月此顯然可考而參錯如此則其他所傳不能無誤宜矣

朱子文集答王子合書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卦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概近於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留意按此書不著歲月其時不可考疑爲早年未定之論其前一條謂聖人作易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其理之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變易從道之方此與後來之論大不同計必在癸巳甲午以前也朱子明文公易說載此書蓋未深考後來黃東發氏援此爲證而盡

疑記錄之說其亦誤矣

朱子曰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數與位合爲十也洛書之位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亦與河圖不異又曰河圖七八連於左九六連於右皆爲十五生數一三五連於左爲九二四連於右爲六九六之合亦爲十五五與十相守於中亦爲十五洛書縱橫數之皆十五互爲七八九六此兩條見天台董氏本考文集語錄皆無之

朱子曰老陽之位一老陰之位四今河圖以老陽之九居乎四之外而老陰之六卻居乎一之外是老陰老陽互藏其宅也少陰之位二少陽之位三而河圖以少陰之八居乎三之外少陽之七卻居乎二之外是少陰少陽互藏其

宅也又曰一六共宗一爲老陽之位六爲老陰之數四九爲友四爲老陰之位九爲老陽之數此固二老之合然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亦二老互藏其宅也二七爲朋二爲少陰之位七爲少陽之數三八同道三爲少陽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此則二少之合然亦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亦二少互藏其宅也此二條亦見天台董氏本文集語錄皆無之朱子曰以四象觀之太陽之位居一而數則九乾得其數而兌得其位故乾爲九而兌爲一少陰之位居二而數則八離得其數而震得其位故離爲八而震爲二少陽之位居三而數則七坎得其數而巽得其位故坎爲七而巽爲三太陰之位居四而數則六坤得其數而艮得其位故坤爲六而艮爲四今析六七八九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而在

四正之位依一二三四之次以爲震兌巽艮而補四隅之空也此條載董氏傳義不言所出易說語錄皆無之當更考按天台董氏本以朱子語與已所釋雜書之鄱陽董氏不詳爲分別輒入朱子語中大全因之故多誤

朱子論邵子震始交陰而陽生條云此條是說圓圖震與坤接是震始交陰而一陽生也巽與乾接是巽始消陽而一陰生也此條見天台董本鄱陽本亦不載

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畫之聚爲多坤位陰畫之聚爲多此陰陽之各以類而聚也亦莫不有自然之法象焉又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

圖之辨也圓圖象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圖象地者地方而靜囿乎天中圓圖者天道之陰陽方圖者地道之柔剛震離兌乾爲天之陽地之剛巽坎艮坤爲天之陰地之柔地道承天而行以地之柔剛應天之陰陽同一理也特在天者一逆一順卦氣所以運在地者惟主乎逆卦畫所以成耳此兩條按啓蒙通釋此玉齋所釋語而大全誤載入朱子

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曼淵錄語大全續增是心法皆從中起也句按此句無義非朱子語文集語錄皆無之而董氏本始載此語蓋天台之所增而鄱陽誤因之耳

李性傳饒錄序云曼淵所錄一編與本義異者十之三四大率多合先君文昭本傳之說文昭言乾坤之用主於誠

敬坎離之用主於誠明世未有逼其義者而先生獨稱之李道傳丙子學易編序云先君子之說類多與晦菴合第先君子多自聖人畫卦之意求之晦菴兼自聖人命爻之意求之此爲小異要亦相表裏耳按二公皆隆山李氏子隆山名舜臣字子思文昭當是其謚也二公之稱其先君子如此而考之語錄董叔重所錄則云問李子思易說曰他是胡說因問或云先生許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果否曰就他說中此條稍是但渠只是以乾卦修辭立其誠閑邪存其誠坤卦敬以直內便說是誠敬爾銖云恐渠亦未曾實識得誠敬曰固是且謾說耳據此則隆山說乃朱子所甚不取者而二公之論顧相反雖欲尊其父不當駕言以自欺也貫之昆弟號爲賢者不應有此又池錄饒錄

二公所刻董叔重錄池刻十三卷饒刻四十六卷又不當載此語池刻原有刪削饒刻所錄者竊意此條必已刪去後來建別錄蜀類徽續類皆有增加或自其原本錄入耳朱子明易說亦載此條云因問李子思易說以誠敬二字說乾坤如何曰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就其說中此條爲善蓋渠以乾卦云閑邪存其誠坤卦云敬以直內故說及誠敬耳注銖錄意同而語小異疑子明爲貫之昆弟諱之不則池本所刻本有改更後來者據原本正之此皆不可考也然則謂多與朱子合者其言近於誣矣

李成之性傳序丙子學易記謂東周之時以象占言易而亂於支離兩漢之際以讖緯言易而亂於傅會魏晉之間以名理言易而亂於虛無近世以來以人事言易而亂於

穿鑿皆易之蠹也此皆確論又謂世之學者未能窮究是書往往以其一時推求考索測度髣髴之言而反疑前賢終身篤學研思精微至到之論此語尤中宋元諸儒說易之病當表而出之

大全集答趙子欽云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總領方可漸次探尋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又潘子善錄先生因論趙子欽易說曰今將卦爻來用線牽或移上在下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作易之本意又邵浩錄云渠自是一般說話某理會不得只管以一樣說話了轉將去愈轉愈遠說一箇元亨利貞更無窮極據此數條則趙子欽易說乃言象數而其說頗長不無支離附會之處故朱子有所不取今

刻復齋易說其辭簡而不明又絶不及象數若元亨利貞更無一語注腳以此考之則今所刻非子欽本也後人贋爲之耳

盤澗董氏二老不動二少則變之說與朱子不同

黃氏日抄據帝出乎震章而謂先天卦位乃邵子所移易此甚不然按說卦自帝出乎震兩節外皆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序不特天地定位一節也若據帝出乎震之序則惟坎離相對而其餘皆不合矣說卦所序明明不同以邵子先天後天之說推之方可通朱子豈妄徇前人者耶東發不爲詳思橫生論議且其言曰離爲火爲日坎爲水不爲月說卦於坎明言爲月豈黃氏所見本有不同耶不知前輩讀書何以亦疎畧若此也

玉齋說先後天八卦位數與前朱子一條不合可知前說不出於朱子也

五自含五只言五中又有五耳故云得十不必如玉齋解

雙湖云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六畫不可以木言矣若云兩其三兩亦非木也此等皆爲衍說

雙湖云圖書位定而天地自然之易明誤又曰合四篇大旨一皆寓尊陽之微意啟蒙未有此意

雙湖箋必有定條今所刻附錄纂註本不載則今刻非全本也

雙湖胡氏附錄纂註其自解甚畧攷之大全所載刪削幾過半鄱陽董氏言雙湖兩著附錄纂註今刻豈其後刪本耶大全所載與鄱陽董氏會通刷董氏乃雙湖門人嘗得

其實然則今刻非完本也

大至九圖後無雲峯一語而五贊有兩條是通釋無九圖而有五贊今本皆無之亦誤也

纂言卦下註一之一上一字下乾也下一字上乾也此以重卦言之八之八上八字下坤也下八字上坤也四之六四下震也六上坎也餘皆倣此畫卦之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重卦之序亦以此故乾爲一之一坤爲八之八屯爲四之六震畫居四而重卦坎則居六也經經卦也八純父八純卦之中爲父也六陽以畫言辟辟卦也十二月之卦爲辟卦也主上九卦以上九爲主也餘皆倣此

上之一上經之第一卦也上之二上經之第二卦也屯上之三蒙亦上之三屯蒙反對之卦二卦只一卦也緯緯卦也八純卦爲經餘五十六卦爲緯八純艮變言屯

卦自八純艮卦而變八純震變言蒙卦自八純震卦而變需四陽大壯變言需卦四陽以畫自大壯而變餘皆倣此

陽爲大陰爲小此易之一例吳氏因此謂易中言小皆指陰言大皆指陽若象傳之大有慶大无功未大失皆牽合以就其說其穿鑿不經甚矣

吳氏以元爲元首亨與享獻之享同利者宜於事貞者正主其事惟利字尚合正解餘皆鑿說

呂汲公古易見吳斗南仁傑所刻與東萊正同尤延之與吳書嘗以爲疑朱子與吳斗南書數往復自已見此本而書中畧不言及此何耶本義成書雖早後頗有改正於卷帙止據東萊而不及汲公豈以吳氏所刻爲不足信耶又

據雙湖胡氏邵子易八卷與晁本同程沙隨古易考篇第與二呂氏合則晁氏易乃出於邵子而沙隨與東萊同時抑未知其孰爲先後也董氏會通稱胡周父旦胡翼之皆經二篇傳十篇則更在邵子與汲公之前考文獻通考則皆無之而陳氏書錄止稱古經十二篇出王原叔家會通所言抑不知其所據也諸家參錯當以朱子語爲定

呂氏音訓一書今不傳今所刻會通附見於中宜別出之朱子明謂朱子於他經皆有音獨易無之以有呂氏音訓也則此書當以附朱子本義無疑矣

古者以竹簡重大分爲上下兩篇此當爲呂氏說而雙湖以著之晁說之蓋誤也按晁氏以上下經合而爲一不應有此語

晁氏古易以上下經合爲一卷雙湖云按晁氏以道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本義從之殊失其意雙湖蓋以竹簡重大分爲二篇語爲不然而不敢明與朱子背故掇取呂氏語而以屬之晁氏耳非不解其義也

乾九三一爻朱子言有强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指君子言之雲峯雙湖俱謂三四人位非龍之所據若然則四何以言躍淵耶其不然明矣雲峯雙湖皆宗朱子而其說多相背違不可不辨

進則躍退則在淵故文言曰進退无恒虛齋以在字作於字解誤矣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按此程子語張繹錄大全誤作朱子

本義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發之者文王與周公與若云文王則文專繫卦辭初九等字未有也不應獨著用九二字於元亨利貞之下若云周公則聖人因三字宜爲衍文玩前本義則似伏羲畫卦時便有乾及初九等字矣文周特繫以辭耳則用九二字或伏羲所發亦未可知更詳攷之

嘗以春秋傳說推之卽六爻皆可通焉乾之初變卽姤也故云潛二變卽同人也故云大人與利君子貞之占合三變則履也其危如何故云厲四變則小畜也正當文王與紂之事或躍在淵卽其象也五變則大有飛龍在天非其象乎六變則爲夬故戒其亢聖人作易致嚴於消長之際而深辨於進退存亡之微故當姤之始卽與其潛當夬之

時已慮其亢所以爲君子謀者至矣

東萊音訓引陸氏曰彖吐亂反斷也此釋文其下云經文王

周公所作也東萊語大全删彖吐以下六字而於經字上

增用易二字遂以屬之陸氏其疎畧不考如此

雲行雨施是氣之亨品物流行是形之亨誠齋說是蓋秋

冬時非無雲雨卻說不得行施也行施便見亨意蒙引駁

楊說非

變化之爲利卽可於植物驗之如枝葉之茂以及花蕚之

開亨之流形也旣開而斂斂而落則變也所謂化之漸也

旣落而遂有實是化也是變之成也言乾道者此時尚未

全屬於物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之意皆乾道之爲也以

下文例之亦自明白

本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彖傳利貞連言之未嘗分也
本義乾道變化無所不利似以變化爲利而各正保合爲
貞而語錄解皆不同晏淵錄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黃
卓錄乾道變化是元各正性命是亨淵錄後來多從之卓
錄則必誤記也

雙湖云以二氣之分言則變者萬物之出機元亨是也化
者萬物之入機利貞是也按變化分出機入機未當此是
變化者進退之象解此處變化卻別

文言者莊氏以爲文飾之言孔氏直謂釋經文之言孔氏
得之但王本無傳字故孔氏加釋字其實只指經文之言
而傳則所以釋經文之言也吳氏曰文言者彖爻之辭也
其說當矣而必引繫辭語謂此文其言而不質直言之則

衍說也吳氏又曰繫辭傳者統論聖人繫辭之意也文言傳者詳釋經中文言之辭也此說得之

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八句與左傳穆姜所引正同故本義以爲疑古有是言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李成之性傳則謂春秋傳乃戰國時人所作記獲麟後五十年事疑其取諸此傳如王肅采中庸爲家語之比雙湖胡氏亦謂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彷彿其文多出於自爲四德之說是左氏有取於易作爲穆姜之言也按李胡說當是本義偶未及察耳近日閻百詩氏謂克已復禮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皆夫子語門弟子切要之語而左氏傳乃皆先言之此必取論語以文其辭此亦因文言而推之者也

善世而不伐本義無說傳說亦未分明西溪李氏與德博

而化一例作治國平天下事則善世乃兼善天下之義蔡虛齋以爲善蓋一世屬一身說據傳不有其善之解似當從虛齋論語曰無伐善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只是實其心之發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爲實然從此做去卽是進德處修辭立誠又是進德事董銖錄此朱子未定之論忠信不當粘知字說也此節語錄有兩說大全不詳辨而混載之又多刪併失其本意當考元本訂正如雙湖本所載爲得兩董本雖并載然尙不至大誤其最舛莫如大全不知所據何本也

林夔孫錄云忠信某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

不曾眞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現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按此條所錄最爲分明的確大全刪併都失其意此節語錄最錯雜林錄分明餘恐誤記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是一事以其未得而言則曰知至至之以其既得而言則曰知終終之故語錄曰此是工夫節次文集曰忠信修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修業之道知

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若林學蒙錄云知至知終不是言修爲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此是記錄之誤不可據也

知至知終知也至之終之行也傳以致知力行分貼者各以其所重而言大全所載朱子後一說最分明其云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便可與理會幾微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便可與存義意思二字殊不可解疑記者之誤也

可與幾謂可與研察幾微卽大學能慮之謂也可與存義謂義存於此卽繫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之謂也語錄幾者先知之謂恐未然

可與二字朱子亦有兩解一說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

昨日是勉强没奈何爲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爲善一說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當從後說

本義賢人謂九五以下誠齋謂自四以下皆從九五吳氏謂九三在下敵體不應似以吳說爲長

文集九四中不在人則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无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此又以非爲邪也等語釋之此朱子初年說易說亦不載

朱子曰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上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此曼淵所記當是論傳語乾坤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專以乾坤言記者失其辭耳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此謂占者利於西南不利於東北耳彖傳卻別發一義以陰必從陽喪朋而終有慶與彖辭不同如六三无成有終爻辭謂占者始无成而後有終文言卻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當各就本文解釋不可牽合爲一也語錄云无成有終在人臣用之則爲不居其成而能有終在占者用之則爲始進无成而能有終也以此推之則本義反之西南句尙未爲定說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卽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此占辭也至彖傳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則又別發明地道臣道妻道之義而不以占辭言矣必合而一之者非也

直以方也蔡虛齋謂以而通用當平說林次崖謂直內所

以方外作推原說二說未詳孰是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屯蒙皆二陽而屯主初蒙主二此貞悔之別也

程傳宜建侯輔助而本義以爲筮立君遇之則吉據彖傳宜建侯而不甯則當從程傳而爻辭利建侯明指初九象傳大得民也自指初言又當以本義爲得也大抵玩辭玩占自是兩件古之用易專以占言故孔子以義理發揮經文以占固人之所曉不待言也占因象而後有既有象卽有理可推孔子所言亦不在占辭之外特所從言之不同耳朱子曰不可以孔子之說便爲文王之說又曰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自是至論

釋彖有卦德卦象卦體卦變四者或釋卦名或釋卦辭卦

德者乾之德健坤之德順震之德動巽之德入坎之德險離之德明艮之德止兌之德悅是也卦象者乾之象天坤之象地震之象雷巽之象風坎之象水離之象火艮之象山兌之象澤是也卦體者以畫卦而言如二五爲中陽居陽陰居陰爲正或取爻之相應如同人之主於乾或取眾爻之相應如比之上下應或取諸爻之不應如未濟之上下敵應是也卦變者以此卦從彼卦而來有上下往來之象是也

俞氏曰磐大石也與漸六二之磐同桓柱禮記所謂桓楹是也張子曰磐桓猶言柱石按此亦可備一解

分言之公侯伯子男統言之皆曰侯屯之利建侯卽師之開國承家也師以除亂言之故系於上屯以制治言之故

系於初或以高光爲比失之矣

程端蒙錄云三爻在六二六四之閒便是林中之象鹿陽物指五无虞无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此條易說無之董胡諸本亦皆不載疑初年未定之說也

自內而外曰往自外而內曰來此彖辭之例若爻辭則以其爻言之不拘此例也故屯之四言往而小畜之上言來下求婚媾仍同程傳董銖錄是未定之說也

震一陽在二陰之下其勢隱而可以有爲坎一陽在二陰之中其地𨺗而不能自拔故屯初利建侯而五則屯其膏也

貞有兩義正而固也其云貞凶貞吝者則主固義以不可貞之語推之其不疚正義明矣

大全朱子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此條見人傑錄是舉或說以問而朱子云此說得好非朱子語也

初下民之蒙也故曰利用刑人上蠻夷之蒙也故曰擊蒙利禦寇三女子之蒙也四五皆學者之蒙惟九二獨當治蒙之任初上二爻當從程傳用說桎梏以往吝則本義解爲確也

僩錄云此卦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慎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文蔚錄與此小異當從僩錄

坎爲血卦故四云需於血言其入坎也

俞氏曰訟剛來而得中指九二九二蓋成卦之主爻也自彼而此謂之來訟乃需之倒體需主爻在五訟主爻在二向爲需之主則剛處於五今爲訟之主則剛來於二也按以反對言卦變自俞氏始倒體卽反對也其說爲確自外卦而內謂之來自內卦而外謂之往來又或謂之下往又或謂之上或謂之進自彼而此謂之來句尙未分明

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與坤六三同坤之三坤體也坤先迷後得故无成有終訟之三坎體也坎險而陷故无成其爲占辭則一而已矣

從上吉傳指上九同坤卦六三爻言解本義云隨人則吉作占辭解按爻辭當從本義象傳當從程傳曼淵錄云或問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本義謂必無成功似與象辭從

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答云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此條說最分明本義隨人則吉仍以爻辭意解似未確淵錄語類不載見文公易說兩董本胡本俱載大全刪去非也

傳云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兼山郭氏云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建安邱氏云以剛居柔得師之中皆同程傳朱子語錄云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爲吉則在師中乃如俗言在軍中之意與傳異蒙引主此說但本義未明言

五象傳云以中行也則在師中當從程傳本義云有剛中之德亦當與傳不異也

或主傳說以輿尸爲衆主引六五爻辭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二語爲證似可從然以象傳使不當之云例之則又非不專任之意更詳之

田有禽利執言本義作一意言字語辭此必有據當考程傳奉辭伐罪於執言爲順然田有禽句不合當作譬喻說

長子帥師下當是脫吉字弟子輿尸只指三言本義以小人參之似仍是衆主之解矣語錄此假設之辭與家人婦子嘻嘻例同合從語錄本義專於委任之云與語錄不合

初上無定位故師之上以大君有命言離之上以王用出征言解之上以公用射隼言而必曰此以五言不以上言也亦泥甚矣

小人勿用朱子後說與本義不同學履錄自分明會通全

載大全刪削都失其意

師六爻最爲分明初言用師之道上言其成功也二則制勝之將也三則僨軍之將也四則僅以自全而已師之得失三者盡之五爲命將出師之主故兼言之以示法戒帥師下當有吉字經畧不言耳

蒙再三瀆瀆則不告而比則云原筮元永貞故曰易不可爲典要

易傳云卦辭本泛言比道象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孔子與文王不同程傳亦言之矣

比以下順從爲義不甯方來所謂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後夫之凶則防風氏之戮也後夫猶言後人不必從夫字生義語錄有兩說以嗇錄爲是

卦名比以五陰比一陽爲義彖傳上下應也則上六固在其中矣後夫不更指上六故傳義皆槩言之爻辭惟取二五相應與卦辭不同四以相近而比至初與三與上則各自取義不可牽合爲一也陰陽敵應則不相與故比初不言比四三不言比上而別爲說失前禽以上六言諸家多從之然六三亦不比五可更以六三爲前禽乎後人推見一端遂據以爲說格以通例則往往不合矣

六二比之自內原以內卦言六四外比之原以外卦言至象傳不自失外比於賢則皆以義理言之孔子之說多因象而推其理亦不在文王周公之辭之外然須各觀之

本義解邑人不誡句本象傳上使中句來語錄有聞无聲之云似非定解

小畜亨本義以亨屬陽而謂密雲不雨爲畜未極施未行則與亨字意不合竊意密雲不雨猶詩所云曀曀其陰者正爲陰盛畜陽之象西郊陰方猶詩所云出自北門者云自我則文王自謂蓋不欲斥言之也彖傳所解似别是一義尚往言其畜之未固施未行則以其爲所畜而不能大有所爲也尚往施未行正是陽猶可亨之義如此看未知是否姑記於此

三之反目隋文之於獨孤后也上之既雨既處唐高宗之於武后也此所謂陰畜陽者而小人之於君子亦類是

既雨既處象也尚德載物推其由也婦貞厲占也月幾望象也君子征凶占也程子謂婦若貞固守此則厲也此說貞字未安且如博陸非不正也而卒以滅其族雖正亦厲

又何疑耶

一陰一陽之卦皆以一陰一陽爲主而亦有不盡然者一陽之在三爲謙雖以卦辭與三而諸爻不從三取義也一陰之在五爲大有雖彖傳言上下之應而諸爻亦不從五取義也履之三且與卦辭相反而諸爻與三皆無相應之義必以剝夬之例比而同之不亦泥乎

卦有險易履最爲險矣初之素履二之幽人則无咎而且吉嚴君平鄭子眞之徒葢知此義也

中不自亂此句最好中不自亂天下誰得而亂之華歆秭故皆自亂耳

履之六三柔也而爻有武人之稱象以志剛釋之此葢以位言故曰惟變所適

履卦從六三發論則卦辭之履虎尾正指六三也乃篡弒悖逆之臣也文王顧繫之曰不咥人亨孔子釋之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毋乃奬姦詭盜而非所以爲訓耶以是觀之則易傳趙鄭之說其不然也明矣

武人爲於大君此以成卦之主言也凡成卦之主爻多以彖辭與之如屯之利建侯謙之君子有終於初於三言之是也履卦辭不咥人爻言咥人卻相反繫以此語正見其爲成卦之主耳

履之上禍福未定而爻專以其旋元吉言之此卽危者使平之義恐懼致福其有深望矣乎

語錄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者以補其不及而已易說會通諸本俱從一作本大全獨從

元本按裁成所以輔相明與本義不合不知大全何故違諸家而獨從元本也又此段下有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爲而聖人能之句亦不當删凡所載語錄多與易說會通本不同皆以易說會通爲勝其他所載諸家說亦不及會通之詳審也大全於詩本劉瑾通釋於春秋本汪克寬纂疏於易敘諸家至董氏眞卿止而又與會通大異不知所據何本也

拔茅茹以其彙兩句皆象也茹茅根言拔其根則其類相連而起故曰以其彙屬上文而本義亦不另解語錄云以其彙者人也句疑記者之誤

皆失實也實謂陽失去也泰之時陽在內陰在外至是翩翩然而來皆欲逐陽而去之如元祐之時元豐諸人退休

散地及紹聖之初國事既變章蔡翩然來復而范呂皆不免於禍矣本義解似未確

郭京改失作反乃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泰之六五乃卦之所主而爻辭言帝乙歸妹思之不得其解本義云帝乙歸妹之時占得此爻而歸妹之五亦言之豈一事而再占乎此似可疑又高宗伐鬼方亦再於既濟未濟言之與此正同也

彖傳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蓋以二爲成卦之主也而周公爻辭乃係之以吝繫辭又發明二人同心之義與彖傳合非爻辭本意也此孔子別發一義與周公不同處周公以占辭言孔子則以義理言其不同處不可強合也

彖傳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象傳又曰天與火同人孔子且有二解矣故知易不可以拘論也

傳云伏藏兵戎於草莽之中時升高陵以顧望本義不明言而語錄則以爲只是伏戎於高陵之草莽中程說巧而非本意其說不同按文義恐當從程傳如語錄則當云升其高陵伏戎於莽矣

本義九三懼九五之見攻五疑當作四九四言弗克攻則欲攻三者四也非五也先儒嘗已言之

大畜亦以陰畜陽而主艮之一陽故稱大大有主離之一陰而亦稱大則又以所有之大而言易固不可以例論也

大有初九重在初九上程傳所謂在大有之初也其克念艱難之言乃爻艱則无咎之意象未之及也中溪張氏以

時位言亦非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大有原有涉害之理以其初九故无之耳如中溪說則并以大有故而無害矣

節齋蔡氏曰大有之初去五遠而非應无交也故有害之者害非已致故曰匪咎艱難處之其咎可無

元成肅代惟不知威如之戒故釀王氏之篡弒成藩鎮之跋扈易而無備其戒深矣西溪李氏之說乃以備爲有備無患之備與本義不合克詰戎兵張皇六師此威如之一端也義不止此

裒多益寡程傳從財用施與上說本義亦然但未分明說出耳故曰亦謙之意也意字可見語錄有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此又是就謙字貼合平字非此二句正解也臨川厚齋兩說是蒙存俱泥語錄以此爲實就

謙說謂裒去在己之多以益在人之寡不可從
淵錄云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
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
佞與本義不同

六二上六之鳴謙本義皆以有聞言不以自鳴言謂謙而
自鳴則非謙也然以鳴豫例之不當兩解似程傳爲長上
之志未得傳謂謙極而居上亦當以傳爲長也

屯之利建侯以象言豫之利建侯以占言故屯初言建侯
而豫四不之及也

豫之二超然於豫之外四則卦之所由以豫而已未嘗以
豫也故二吉四大有得至他爻皆溺於豫者三之悔上之
渝又所以示遷善之門而爲處豫之法渝由於悔悔乃能

渝傳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大有得與大有慶大得民同不指陽也大謂陽小謂陰自
是一例非易中凡大字皆指陽也吳氏泥於此例所解牽
多牽强如謂志大行乃大者之志得行有是文法乎如旅
之小亨巽既濟之小亨賁之小利有攸往小亦不指陰也
隨蠱反對之卦隨曰剛來而下柔蠱之上九爲隨之初九
在二柔之下故曰剛來而下柔也蠱剛上而柔下隨之初
九上爲蠱之上九隨之上六下爲蠱之初六故曰剛上而
柔下也卦變以反對言確不可易朱子當日偶未及此耳
剛來而下柔己之隨人也動而說人之隨己也卦以隨物
爲義然物之隨己由己之能隨也彖兩義吳皆謂以陰從
陽非是

王用享於西山文王未嘗稱王則爻辭之繫在鎬京之後也古者祭必卜日故言利用祭祀利用享祀王假有廟王用享於帝而於西山獨專言之豈文王祭於岐山之時嘗占得此爻而王乃追稱之乎抑太王始遷於岐嘗占此而於追王後亦稱王乎本義只槩言之於此固未一一致詳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易傳只以意言之本義依漢書注爲有據彖傳終則有始傳義俱未分明先甲三日者日之終後甲三日者日之始先甲而後甲故云終則有始此不取辛丁之義本義亂之終治之始又是從終始二字推出也臨川說得之大全載臨川說與今本亦微有不同終前事作先甲辛始後事作後甲丁

盈虛消息天運之當然聖人於方盛時已預憂之故臨二

陽浸長而有八月之戒姤之一陰憂其必長臨之二陽憂其必消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董銖録云問至於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案此以後說爲得

四時不忒即天之神道也禮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神道設教亦即天之神道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以見其旨矣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僩錄云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民臣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此條仍與傳合

淵錄云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按中四爻正說噬頤中之物此語恐記者之誤

罰與刑通用罰即刑也盤庚康誥所言甚明惟呂刑乃別出之五刑五罰其義乃殊是罰止爲罰贖之罰矣說文罰罪之小者蓋散言則通用刑罰對言則刑大而罰小也明罰勑法程傳謂明其刑罰飭其法令吳氏因之謂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是以明罰爲用刑勑法爲定律此用盤庚康誥之義俞氏曰明罰如金作贖刑所以懲其過也勑法如象以典刑所以防其惡也此用呂刑

說文之義按吳說則明罰在勑法之後不當先言明罰俞說則罰在法之內不當於勑法外又言明罰凡此皆有所未協竊意明罰是示以罪名如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金作贖刑之類勑法是示以罪犯如王制析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於鬼神卜筮以疑衆者殺之類明罰畧而勑法詳明罰先而勑法後朱子云此與豐不同先立這法在此未見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曰明罰勑法以此推之則愚說似可通也吳說從傳大全載之故將朱子此語删去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吳氏謂六三六五二柔畫並云肉九四剛畫不云肉而云胏若以六三爲全體骨之腊則與爻象不合此乃豕肉受日之暵者肉六之柔也腊之則柔亦剛矣剛位故也按吳說是然與六五乾肉不異

其分別離日離火則鑿矣周禮注曰獸小物全乾爲腊則腊乃田獵所獲野物腊肉專指其肉而言也以其野物故遇毒六五則牛羊豕之乾肉故不云腊而直云乾肉也

得金矢傳謂金取剛矢取直本古註本義引周禮鈞金束矢本之荆公二說本義爲有據然中四爻本取頤中有物之象以爲治獄之譬不應以金矢言之也且四云金矢五云黃金亦已不合雲峯謂周禮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爲小獄爲大四人臣也小大兼理之五人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此亦善爲本義解說矣吳氏以金矢爲鐵箭鏃是金矢爲一物與黃金爲類但噬乾胏而得鐵箭鏃噬乾肉而得黃金雖取象不拘然亦難以强通也解之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本義以爲去邪媚而得中直則仍從古註合且

缺之全矢本義以周官爲據最爲明了然周官之說卻有可疑匹夫匹婦辨曲直於上而必責其鈞金束矢而後聽之倘或不入遂置之而不爲聽乎六五又止言黃金而不及矢則亦與周官異矣闕之可也

噬嗑利用獄而周公之繫爻辭初止於屨校上止於何校此即虞廷四凶罪止流竄之意聖人之仁也成康之際刑措四十餘年不用蓋基於此矣

无敢折獄程傳謂无果敢於折獄又謂無敢用文以折獄本義只以象言故不從程傳然傳說自有味也

舍車而徒傳謂舍二而應四義不甚協吳氏謂不受二之賁而自賁於己似爲較合本義只槩言之

學履錄云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

側錄云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

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矣所謂本固邦寧也此與傳意不同不從剝字說

潛時累錄云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此說與本義別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條此西山述朱子語

上六言以其國君凶則上非君位也象言反君道此與爻徵有不同處以謂能左右之也非其反君道則亦不爲上六之所以矣推本而言之也

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此所謂无妄之福也朱子謂添卻而字然經傳中訓釋添字者亦多似不必拘本義解作則字爲順於无妄之福卻似未合此无妄之福者與六三无妄之災相對本義改之不欲啓人僥倖之念耳

剛健乾篤實輝光艮張子曰易言光明多艮象誠則著明也程傳以輝光總承剛健篤實與本義異

六二自止而不進異於初矣上爻近主治化說按程傳本義俱槩言蒙引以畜德言存疑以仕進功業爲言宜從蒙引爲是蓋彖傳所有也存疑太狹至主治化則更誣矣

吳氏曰古者乘車三人在車上步卒七十二人在車下輿之衛也

六二顛頤舊說指求養於初以六四例之則亦指上九也

二五正應而求養於上此所謂拂經其云於邱頤邱土之高者當指五言艮爲山而五居艮之中故以邱象之二雖賴上九之養而正應在五徘徊於彼此之間而五陰柔不能以養上又非其應是以所往而得凶也行失類謂五上皆非其類耳

六三與上九正應反以拂頤凶此如豫初六與九四應而反以鳴豫凶也上九據高位操利權三與之爲應如漢杜欽谷永唐八關十六子之流乃上之私黨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者也故曰貞凶又曰十年勿用无攸利辭繁而不殺所以深乎戒也小象道大悖正以其悖於君臣之義耳或以司馬昭之賈充劉裕之劉穆之爲比則又太過賈劉乃逆黨非止私黨也

義海撮要云六四正應在初捨而就於上九而得其位焉

故曰顛頤吉也虎視眈眈貪食之容其欲逐逐於嗜欲之甚然志於養而上九之施光故无咎按小象顛頤之吉上施光也與六五順以從上兩上字自指上九諸家皆以顛頤爲求養於初恐未然也義海說得之但以顛指上未有明解瞿唐來氏曰顛頂也指上九此可補義海之說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則上固有頂象也

虎視眈眈二句朱子曰雖恁地解到底理會不得義海所云亦不明瞿唐來氏曰惟上之所施者博而下之待養者雖眈眈而視逐逐而求皆有以給之而無難此四之所以无咎也按此說可補義海所未及但添字太多未知是本意否

過以相與言老夫與女妻年不相當老夫大過之人而以

女妻爲配故云過以相與程傳似未然
不橈乎下傳謂不下繫於初也以全卦論之四陽棟也以
各爻論之則二四棟也三上有二陽而下止一陽故棟橈
四下有二陽而上止一陽故棟隆不橈乎下似以二三言
不指初也

習坎先儒多有解然愚意習字當爲衍字因象傳而誤加
也象傳亦是誤加習坎重險也正與重巽以申命同習坎
重巽乃是舉以爲八純卦之例如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而震不言動亦是舉其例耳

樽酒簋二語本義從晁說貳字最爲有據然如舊解則樽
酒簋貳亦吉日辰艮之禮所自本而二簋已見於損彖辭
矣今本小象以樽酒簋貳爲句與釋文要可並存也

咸六爻皆相應初小象志在外也似以應四言本義無解

蔡虛齋云謂志已動矣不主應四說恐未然

九三志在隨人所執下也當以從初爻而動爲是若上乃正應不得謂所執之下矣況承上亦不處而言尤分明也

上六本義云凶咎可知而語錄謂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於本義異疑當主本義

咸柔上而剛下恒剛上而柔下咸二氣感應以相與恒雷風相與咸男下女恒剛柔皆應大槪相同然咸以釋卦辭恒以釋卦名微不同按咸云是以亨利貞取女吉玩是以二字則釋卦名義已在其中恒雖釋卦名而亨无咎之義不再釋則卦辭之義亦見於卦名內矣當是互文見義若利貞及利有攸往似是更發一義止而說可以爲貞巽而

動亦可以爲貞夫子爲未足以盡貞字之義故以久於其道申言之至利有攸往只是占辭終則有始乃夫子以義理發揮彖辭似本無此意也

日月得天猶日月麗乎天也四時變化猶寒暑相推也俱不重只取久照久成意程傳得天謂順天理而於變化下亦增入順天理意似未爲當誠齋以能變化立說愈非其旨此只以恆言變而能恆又是推言之非此節意

或云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硜硜之小人而孟子亦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恆其德貞而夫子凶之謂也故本義只主爻辭當並存以俟考

田无禽所謂守株待兔者也至於無得而止矣孟子曰雖不得魚無後災故不言凶咎

恆其德貞婦人吉依象傳貞字當在婦人下此亦非所恆而恆者然在婦人則爲正也詩傳所云夫有惡疾不可去者卽是此義

恆六爻剛柔皆應易傳止於初於三於五言之童溪王氏又謂六爻皆不取相應之義似當以童溪爲得也初之浚恆只以在始而求深言不主應四九三若志從乎上則非不恆其德矣六五恆守其柔故有夫子凶之戒若與二以中相應則爲恆之最吉者而不得言凶也象辭發明爻辭外義言婦當從夫夫不當從婦亦不以相應言本義於咸不取相應之義而於恆仍程傳蓋偶未及改耳

泰否之大小往來遯之小利貞皆以人之大小言也屯之小貞大貞賁之小利有攸往旅巽旣濟之小亨皆以事之

大小言也

遯尾厲象也勿用有攸往占也初在下往則出矣言當退處不可出也傳以往爲去非是語錄去不及之說與本義不合節齋謂不可遯愈失之矣

遯六二爻辭難解朱子謂六爻皆君子之事故只取中順意至雲峯謂喜二之從五者固雙湖謂陰爻無取於遯建安謂六二乃遯之所以爲遯恐皆非是然傳意亦未見其確然可據也或謂二之所以能浸長者以五與之固結也自古小人不得其君烏能爲君子之害耶按象曰固志也不云與上合志則此說又未然臨卦四陰不以小人言遯卦二陰亦不以小人言正是一例六二不言遯亦是偶然若謂陰爻無取於遯則初何以言遯尾耶傳言二五相應

本義只云以中順自守不取相應義雲峯蓋從傳說
三比陰四應陰比非正也應正也故三曰遯而有所係四
曰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若小人之否則好遯亦同於係
矣雲峯說未詳

小人用壯是困獸之鬬也君子以爲蜂蠆之毒而不之戒
用罔其能無敗乎羝羊觸藩似以小人之用壯言觸藩藩
壞而角亦羸其敗不獨在君子矣并以警小人也

四以陽居陰爲能寛以容小人不自爲藩籬之限而羊亦
無所用其觸矣壯於大輿之輹蓋任重致遠之象也象云
尚往此言藩決不羸則小人不爲吾敵而反爲吾用故可
以尚往

柔進而上行蓋與明夷反對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爲晉

之六五也本義謂自觀而來吳氏亦謂卦自觀變皆未然蒞衆以明而明夷之象則言用晦而明蓋明亦有時而不用也然明莫大於是矣察察之明非所以爲明也

晉之二五皆陰不相爲應然爻言受福於王母則亦取六五之義也此變例與他卦不同

爻有以同德相應者如睽之初與四亦然

南狩以象言之離南方坤西南方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言正之不可以亟也傳以舊染汙俗言似又在得大首之後本義則指南狩之不可亟也東萊引伊尹五就桀武王五年觀政正與本義合

初正家之始故云閑上正家之終故云威女子之職主中饋而其效至於富家極矣二四備言之三居上下之際兼

舉嗃嗃嘻嘻以爲法戒五則家道之成也齊家之道蓋盡於此彖傳又推言及於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象傳歸於反身而以言有物行有恆指明之更所以發明身修而后家齊之義其意抑愈精矣

門內之治恩掩義此殊未然曰嚴君曰閑有家曰威如曰家人嗃嗃大較以嚴爲主

六三之見與上九不同故傳義皆實言之雲峯謂本無牛掣本無天且劓疑故其見如此其說非也又云九本居五則二九相比不孤今九來居四則上孤而四亦孤矣此說牽强雲峯爲朱子後人其爲書多衍說無有發明又往往以己意篡入與朱子不同亦不明言其異同大全不加辨析採入本義之下貽誤後學此不可不察也

四以無應而孤又以无夫指初九此義似未盡疑當指六五蓋以相比而言或以六五尊位易之取義不拘拘也如大有之上九亦以下從六五爲尚賢

否泰諸卦皆指內爲來外爲往則蹇之往得中謂五也自內而外往得中位蓋蹇解相循覆視蹇卦則爲解覆視解卦則爲蹇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者得中中在內也此義海所載薛氏說則反對之說先儒已有言之者不始於俞氏也其謂內爲來外爲往尤極分明惜於他卦解不復載耳又漢上朱氏於睽卦言睽自家人反自家人六二之五言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亦用反對之義而其他解又不然也

來連程傳兼三二初說當從本義獨指九三來碩傳言從

五求三本義獨指九五按象云志在內則當指九三內謂
內卦若九五則不可以言內矣朋來傳以六二言本義則
槩言之中溪謂二朋合初三四上之才以來疑以中溪爲
得也當位實傳謂以陰居陰爲得其實凡陽爲實陰爲虛
傳說仍未然雲峯以當位實指三本義無解當從雲峯說
損之名卦原取損下益上之義而卦辭爻辭則不指此蓋
損下益上剝民奉君則其辭有凶而無吉易不可爲典要
故不以一定論也卦辭專以時之當損者言特舉二簋可
享爲例象傳及推言之至於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其意
愈明白矣初六以奉上趨事爲亟九二以弗損爲益之六
三槩言損益之義而絕無與於損下益上之言者六四乃
受下之益而以自損其疾爲言惟六五受天下之益是所

謂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者至上九損之極而變以損下者而且爲益下矣故六爻惟九二有征凶之戒未嘗正言其凶而其餘並無悔吝之辭也

六三與初二爲類然以一陰而從二陽則所損大矣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三與上爲應從乎上是其正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說與本義不同然可備一解

損之五即益之二既濟之三即未濟之四此以反對爲義最爲分明求之他卦卻不盡合也

本義兩貝爲朋舊本皆作兩龜爲朋誤也此後人所改

或益之自外來也易象外皆指外卦此與或擊之自外來也卻不可云外卦故本義特註云或者衆無定主之辭蓋以外字泛言變例也然易中辭同而義異者甚多六二之

外自指外卦而上九之外自屬泛言亦不相妨但在一卦中頗難兩解故本義變例釋之

損下卦三畫之陽益上卦三畫之陰是三與上相易也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初與四相易也而損益兩卦於二五皆言或益之十朋之龜則於損時受下之益者五於益時受上之益者二於上與初乃無與焉損益以反對成卦損之五卽益之二爻辭恰同此自有義先儒未有發明及此者姑記於此以俟攷焉

夬以五陽夬一陰其勢爲易而卦爻之辭憂懼呼號若不勝其危者君子之去小人固甚難也漢之陳竇唐之張柬聖人蓋早慮之矣

呂汲公約楊畏助己引爲御史畏首叛汲公此包無魚之

所以起凶也汲公亦昧於大易之戒矣

復一陽初生而其勢甚危姤一陰初生而其勢已盛君子小人固不敵也聖人憂患之情於復姤二卦見之矣

萃之利見大人指九五升之用見大人指九二此亦反對之義以乾九五九二例之亦合本義卻只泛言之豈以其義已明不更註耶如師之丈人自指九二而本義亦不明註也

南征以坤西南巽東南語錄所謂虛拱得南也本義只依程傳

童溪曰坤順也巽亦順也此說非是彖傳於巽皆曰巽無有釋爲順者說卦巽入也巽有卑伏之義若亦以順釋之則止有七德矣

大全載朱子說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此舊說與本義異

易爻辭有以反對取義者如損益之或益之十朋之龜夬姤之臀无膚其行次且既濟未濟之高宗伐鬼方皆其最明者也獨泰否之拔茅茹以其彙升萃之孚乃利用禴乃郎著於本爻又是一例故曰易不可爲典要

九五劓刖王肅本作臲卼陸鄭皆同九四九五皆爲上六所掩九四止云來徐徐九五不當有劓刖之傷也臲說文作劓與劓字相似卼字字書無之當同觚觚一音月又以音同而誤也吳氏從王本

俞氏曰井乃困之倒體困倒轉爲井則六三變爲六四改邑之象也二五之剛中如舊不改井之象也來氏謂困下

卦之坎為井上卦之坎故曰改邑九五之剛中不改故曰不改井按六三之變與剛中無涉而坎亦非國邑二說俱可疑張氏謂自泰變下卦本乾柔來居初上卦本坤剛往居五坤為邑變坤為坎改邑也坎水為井五以剛居中而不變是不改井也張說於改邑為合而初往居五不得云不改也吳氏亦主自泰來而其說尤牽強傳義皆不以卦變言

巽乎水而上水只取入義古之汲以缾不以木也本義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以木二字疑衍語錄不取木桶之說蓋再三言之則此不應云以巽木也若以巽為木則彖傳巽乎水而上水語句亦不合矣

鮒吳氏以為小魚項主沙隨說以為蝸牛傳或以為蝦或

以爲蟇蓋兩物鄭氏以爲蝦蟇則一物此徐氏所謂蛙屬也本義畧不言語錄則主沙隨說

其文炳也以天下言禮樂風化之類是也其文蔚也以一身言威儀言動之類是也

鼎取諸象彖傳鼎象也此以象名卦無疑矣春秋傳言夏始鑄鼎則伏羲時未有而封禪書言泰帝興神鼎一泰帝註卽太昊方士之言其信然與又周書黃帝作井世本伯益作井皆在伏羲後卦名亦取諸井則謂六十四卦皆伏羲名之似亦可疑程傳謂器在卦先則周書世本皆不可信也

革之六二反對爲鼎之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然於革不言柔下

易傳仇對也取君子好仇之義本義相陷於惡而爲仇取左氏怨耦曰仇之義本義於有疾不解恐未必同傳義徐氏初自顚趾有疾也似可從

鼎顁耳以行耳革則行塞矣

信如何也中溪張氏曰言其所信任之人果如何也與傳義俱不同

金鉉當指上九爲是易不可爲典要上九自取玉鉉而六五自指上九爲金鉉固不相妨也

億喪貝十萬曰億此言喪億貝也億字在上偶文倒耳六五承二爻言之又省貝字故云億无喪鄭曰十萬曰億當用此解而集解不載鄭說諸家多以億爲噫本義云未詳蓋愼之也吳氏引梁冀傳意錢之戲以億爲相賭賽謂二

與五對億其穿鑿詭異至此小象大無喪也以大字解億
字當從十萬曰億解傳億度之說似未然
纂言震六三註全用程傳只增象也占也及不勝其自失
也三語乃考上六註謂索索與蘇蘇皆言雷聲與程傳全
別疑六三註本缺而後人以程傳補之者纂言最多異說
以此推之後人不無增益改易於其閒或未必當時之本
文也姑記於此而更考之
艮其背指靜時說不獲其身口鼻耳目之欲不得而動也
行其庭指動時說不見其人言外之是非利害皆不得而
撓之也
不拯其隨程傳言不拯而唯隨意似未安本義不解語錄
云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語亦未分明有問語一條作不

拯其所隨則其隨指三言言不能拯三是以其心不快也

較爲得之

漸歸妹反對之卦漸九進居三九進居五以歸妹反對言之亦合其云得位者陽得陽位也下其位又專以九五言之來氏謂歸妹之二進而爲漸之五而以進得位其位皆指五言之則語複而無所當矣俞氏謂歸妹之六三進而爲漸之六四此以女歸牽强合之卻不思往有功三字解不去也

巽長女艮少男亦非正也然艮止則無情欲之私巽順則無驕亢之失所以爲女歸之吉而長女少男則畧之矣本義不遽進本漸字解雜卦所謂女歸待男行者固是正義然前說亦可備一解也

雲峯曰艮爲少男故有小子之象吳氏曰艮爲小子幼弱在下初進而無應故危而不安本義其占爲小子厲其實則兼以象言矣

鴻漸於磐位也飮食衎衎祿也非竊位非素餐

王註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本義儀謂羽毛旌纛之飾也黃氏日抄謂本義於可用字爲切然古註似得飛翔雲路之意當合朱說參之吳氏曰儀如鳳凰來儀之儀言其羽翮整肅羣飛有序可爲儀法也愚按以下句言之則本義爲實合二句言之則古註爲長二說各別不可合也吳說亦可備一解

豐大也而爻辭豐其蔀豐其沛豐其屋蔀其家是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盈虛消息聖人蓋懇懇言之矣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本義以卦體言不指卦變以豐反對言之則豐之二爲旅之五是所謂得中乎外者蓋自內而外也外謂外卦

當羇旅窮約之時不免有計較毫毛之意故戒之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田獲三狐去小人也田獲三品親君子也大臣虛懷下士故天下賢豪以爲用

上九喪其資斧正用漢書齎斧之說本義不分爲二

介疾有喜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似於爻義未安然諸家多如此解吳氏曰四與五同體同德始雖商度未定終能舍三說五介疾者介於上下之疾有喜者疾安也未甯之疾安謂無復有不定之意也此說可從

學蒙錄云九二渙奔其机是以卦變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爲安如机之安也六三誤四是二往居三誤四未爲得位以其上同於四誤五所以爲得位象誤彖辭如此說得誤未密若云六三誤四上應上九爲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三誤四來居二之爲安二之於三誤四爲得位是如何此條大全多誤語錄亦有誤字參以易說正之

上九渙其血句去逖出句諸家多如此解小象違害正釋逖出此說似可參

江豚似豬非魚類今俗謂之江豬以爲豚魚者非也豚魚自是二物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然遯之小利貞小過之亨利貞

是亦未嘗不爲小人謀也但皆訓戒以正欲其無爲君子之害耳小者過而亨卽孟子此二者皆天也之義故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未濟亨本義不解亨字疑缺文未濟自是有亨之理如蠱元亨之例彖傳卻專主柔得中說程傳故兼言而本義則不及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語錄所載不同文蔚錄知字作當字解此本義舊說今已改矣其云簡易之易難易之易只一个字但徽有毫釐之間自是但以分別乾之易知與人之易知亦似少差祖道錄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又謂通乾坤而言又謂易是知阻難之謂又謂此一段通天人而言似皆未確幹錄乾之易致知之事坤之簡力行之事又曰他

以是而知人亦以是而知之則與祖道錄同以本義攷之或是舊說或記錄之誤不可據也

夫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條當錄亦稍改與語錄會通皆不同

問可久可大只說是賢人之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其中則是聖人也此條與語錄不同易說亦不載

朱子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卻舉易以明天地間事蓋此正是交互說故本義曰與上文相發明易自摩盪而後而變化之理悉具凡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無一不與易合者乃舉天地間實事以與易配其曰易之見於實體者實體二字

自指天地不指易也雲峯謂易之未畫卦爻之變化在天地實體中及其既畫天地萬物之變化又在卦爻實體中而分天尊地卑節爲畫前之易是故剛柔相摩以後爲已畫之易皆與本義不合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變化之成象者卽在天成象也成男成女變化之成形者卽在地成形也是俱以天地言若指易卦說則震雷離霆巽風坎雨離日坎月本義當明註運行寒暑又當以圓圖言成男成女又當以一索再索三索言本義何以俱不及耶語錄畧錄皆在這卦中也在這卦中是就天地說易故又曰易只是模寫他這箇大全所載云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本之會通考語錄易說俱無之惟黃榦錄鼓以雷霆潤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

便是說易中卻有許多物事語意相近然據其說則亦以雷霆風雨爲造化之實體矣其云此下便說易中云云語不分明恐不可據要之當以本義爲主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本義兩節皆以卦爻言吳氏以兩節指卦二節指爻與本義異以下章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例之則吳氏說似可通此章又以象與爻並言之朱子亦云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則亦以卦與爻分言矣但象則卦全而爻分故以象屬之彖辭則卦畧而爻詳故以辭屬之爻非象無辭而爻無象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後又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則卦固以辭言矣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則爻固以象

言矣繫辭焉而明吉凶以設卦言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以謂之爻言其語正同卦爻固可通言之也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言卦而爻在其中如鼎初爲趾二三四爲腹五爲耳上爲鉉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則言卦而爻在其中矣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言爻而卦亦在其中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不可謂彖辭非樂而玩者而擬議則專舉七爻不及卦辭聖人言語要不可以拘論也

項氏曰彖辭之例專取主爻爲言吳氏主之然細考亦有不盡然者一陰一陽之卦以一陰一陽爲主此彖傳所已著者若屯之主初九蒙之主九二亦閒有之而謂六十四卦皆然此必不然之論也卽以乾坤二卦彖辭其所主者何爻耶說春秋者以例例前儒尚且非之況易本不可爲典要而乃以例求之亦固之甚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朱子曰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下繫辭傳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蒙引存疑專以蓍策之卦爻言非也

明吉凶便該悔吝在內悔吝吉凶之未定者也虞翻本增悔吝二字非是易之序虞改序爲象亦非是吳氏從虞皆好異之見耳至删去是以自天祐之句愈不免汰哉之譏矣

臨川吳氏憂憂患於中虞虞度於外卽括蒼龔氏憂在心虞在物之意其分屬悔吝則非按憂虞只是一字分之則二

彖者以言一卦之象消息純雜也統言之爻者以言一節

之變顯晦當否也析言之
言乎其得失也俱以時位言時有消長之不同位有當否
之或異
震動也本義動其補過之心說動字少輕更詳思之語錄
欲動而无咎說動字愈輕矣恐記者之誤
彌言其大而無遺綸言其別而不混
精魄也耳目之精爲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爲魂二者合
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魄爲鬼魂爲
神大全此條删併朱子語考之易說語錄皆不合
繼善成性統人物而言顯仁是繼善藏用是成性但繼善
成性以造化與人物交接處說顯仁藏用專就造化說耳
吳氏以仁者節屬成性顯仁節屬繼善雙湖以繼善節屬

人顯仁節屬物皆非是
繼善是造化流行成性是人物所受與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同周子通書以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分屬之是固以先後論也顯仁藏用本義不根繼善成性說語錄元亨利貞是先後說顯諸仁藏諸用是表裏說則與繼善成性微有不同矣更詳思之
會通董錄云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按此是亦以表裏言也此條語錄易說俱不載
易與天地準本義云易書卦爻夫易廣矣大矣本義不言易書以見前也吳氏曰此言易書之廣大而引下繫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以證其說爲是雲峯謂準天地贊易之書廣大贊易之理是分而二之也但本義卽物而理存以

易書言之有不合者而語錄謂觸處皆見有此道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无不見有又似不以易書言然以末節廣大配天地證之正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相同自當指易書言不應謂易之理可配天地也本義及語錄說更詳思之

大全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甑之蒸飯扇甑是坤風與蒸乾之氣也此條語錄易說會通俱不載

賾說文曰賾雜亂也古无此字只是嘖字今從𦣝亦是口之義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是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

思所以下文說不可惡此條合當淵兩錄亦畧不同

胡氏曰不會則於理有遺缺如之何可通不通則於理有窒礙如之何可行

謨錄先儒多以賾字爲至妙之意一條易說不載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只指爻辭以下有是故謂之爻一語也易說載答曾光祖書辭謂卦爻之辭考本書是論程子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不備非解此節正義也易說誤入而會通大全遂摘載此句失之矣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

朱子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乎其閒漢

上朱氏曰奇偶相合也故能成變化變化相合而有升降也故能行鬼神變化鬼神天地也行之成之者人也吳氏曰凡陰變而化陽則爲水木陽變而化陰則爲火金皆以五十五數而後完備故曰成變化蓋一生水六成之二生火七成之三生木八成之四生金九成之五生土十成之也鬼神卽此二氣之屈伸往來者其所以運行終而復始者此也故曰行鬼神按程張朱三說俱畧未能深曉其義漢上說成之行之者人自非是吳氏發明本義爲詳然變化之所以皆以五十五數而後完備者亦未有說行鬼神之與數相關合處亦無解更詳思之

天地之數此大衍之數所自起變化卽指蓍策之變化鬼神謂非人之所能爲也變化之道由數而生故曰成鬼神

之用以數而見故曰行結語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正與此句相應本義亦以數結言之此說未知是否程子曰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則成十大衍之則成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朱子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爲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俱爲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爲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無所爲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爲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惟五居中而無所爲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爲五十矣

按主河圖洛書帶言

以言者尚其辭窮理也以動者尚其變處事也以制器者
尚其象事有定理也象者變之已定器者動之已成余意
尚辭尚象是觀象玩辭尚變尚占是觀變玩占甚分明
尚辭則淺深詳畧各得其宜尚變則卷舒進退不膠於一
裁制於心而欲事有定理者爲制器則尚其陰陽老少之
象兩可於慮而欲決其所疑者爲卜筮則尚其吉凶得失
之占
制器尚象如取益取夬之類又如六十四卦大象皆尚象
之類也
以言者尚其辭程子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其說是
南軒謂言無不當與擬之而後言言字同非也問焉而以
言語錄言是命龜此從古註本義以之發言處事上已有

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不應重出而以言二字語錄亦謂於上下文不順本義是未定之說也

事在千里之外百年之久遠也几席之間朝夕之頃近也事在幽暗之中幽也事有機之所伏深也余意將有爲也以下皆尙變尙占之事下傳第二章乃尙象之事第五章乃尙辭之事似較分明但與本義不合

閩祖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

按大全此條下三條俱借說

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四者指辭變象占四者下坊本誤增易字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理之深聖人皆極之於辭占之

中理之幾聖人皆研之於象變之際

唯深辭也唯幾變也通志在知上說知如何爲吉如何爲凶也成務在行上說知其爲吉而趨之知其爲凶而避之也

通志則心無疑矣定業則事無疑矣以斷天下之疑總承上二句

明於天之道陰陽消息也察於民之故愛惡攻取也興神物以前民用通章發明此句

節齋蔡氏曰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立字下當有象字臨川吳氏曰荀悅漢紀引此作立象成器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朱子於啓蒙釋之曰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此則河圖

以爲八卦也又曰四方之正以爲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此則洛書以爲八卦也又曰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坎離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凡朱子所釋止於如此其亦畧矣至玉齋胡氏乃詳言之析二七之合則七居南爲乾而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爲兌析三八之合則八居東爲離而三補東北隅之空以爲震析四九之合則九居西爲坎而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爲巽析一六之合則六居北爲坤而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爲艮此則河圖以成八卦也一六老陰之數而畫卦爲艮坤艮居六坤居一也三八少陰之數而畫卦爲離震離居三震居八也四九老陽之數而畫卦爲乾兌乾居九兌居四也二七少陽之數而畫卦爲

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此洛書亦可以爲八卦也據此則河圖主圓圖言洛書主橫圖言以其方位少有不同而玉齋又推言之謂陰主靜而守其常故水木各一其象而不能他有所兼陽主動而通其變故金火互通其象而實兩有所兼其論雖未盡然然一六三八二七四九之相配則斷不可以易也天台董氏本所釋乾爲九而兌爲一離爲八而震爲二坎爲七而巽爲三坤爲六而艮爲四析六七八九之合以爲乾坤離坎依一二三四之次以爲兌震巽艮此與橫圖圓圖皆有不合不知何所據而鄱陽董氏乃誤以爲朱子語考之語錄文集蓋皆無之大全不加是正輒因其舊此不可以不辨也（朱子謂陽不可易而陰可易玉齋說卻正相反）

河圖洛書中央之五皆爲五數之象然三同而二異河圖

以生數爲主故具五生數之象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具五
奇數之象下一點天一左一點天三中一點天五其所同
也圖右一點地四書右一點則天七圖上一點地二書上
一點則天九其所異也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
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生數
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
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
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必論其積實然後見
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則皆
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
而无偏耳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

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横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

乾一坤一其易書之藴耶胡雲峯曰乾坤是兩畫乾坤成列而易書之變易立乎其中矣朱子曰前章易行言造化此易立言卦位按此節潛室陳氏說分明

乾坤其易之藴耶乾坤其易之門耶本義乾坤以卦言不以奇偶言也語錄亦皆以卦言惟林學履錄易不外奇偶兩物而已易說作范元裕錄似以兩畫言至進齋徐氏始以陽畫

爲乾陰畫爲坤項氏吳氏雲峯胡氏皆同節齋又以卦變言

稱名本義以卦爻之義釋之學蒙錄專指卦名與本義異此記者之誤雲峯以文王序卦爲說自爲一解愈非是矣吳氏謂重卦之名立於文王因別爲一解與本義異

損先難而後易當以西山說爲確正與懲忿窒慾以修身句相合語錄引子產事此一時之言或記者之誤也

本義幽贊神明聖人之贊神明語錄聖人爲神明所贊以本文語脉求之語錄爲得大全據會通傳義删淵兩條非也

問生蓍按本義引龜莢傳蓍生滿百莖爲證某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蓍者猶

言立蓍而生之耳未知是否曰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蓍而用之爲生蓍亦不成文理此條本之會通末注易說考易說無之朱子大全集乃答潘子善問語亦小有異又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以能出這物一條亦本之會通注淵錄考語錄易說皆無之語錄載淵錄兩條皆與本義異會通所載必非淵錄亦未詳其所據也會通又本之傳義

雷以動之八句只以卦位相對而言節齋謂生長收藏之序非也六子之爲皆乾坤之用而僅以乾坤爲藏物可乎邱氏說爲得之

震一索而得男節本義解與啓蒙不同朱子蓋兩存之語錄亦有兩說與啓蒙亦異當從啓蒙圖說乃有文王八卦

次序之目此本義啓蒙所無有而以爲出於朱子過矣語錄有文王次序之說蓋後人所記此僞託者所本

讀書記疑卷之一終